

■乡间人物

牧鹅村姑的诗意人生

□刘伟林 岳海兴

从黑龙江省明水县城出发，驱车西行25公里，来到育林乡远大村，崔淑芬就住在这个小村。

听说我们要来，崔淑芬早就在家里等着。推开院门，崔淑芬从屋里迎了出来。第一眼见到崔淑芬，谁也不会将她与文学和诗歌联系在一起。矮矮的身材，朴实敦厚，说起话来，嗓门洪亮。正如她微信名字一样：村姑。

与文学结缘

“黑龙江省明水县育林乡远大七队的农民，从小就热爱文学，愿意用文字来表达情感。”这是她自己写的简介，如其人，朴实无华。

崔淑芬家小院之外，便是田地。暖阳之下，幼苗破土而出。远处，草原上蒙上了一层柔绿的似天鹅绒一般的“草毯”。

走在村边的草原上，清风吹过，一股小草的芳香迎面袭来。

1974年出生的崔淑芬没有接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。初中都没有毕业，就回家务农了。

家里七个孩子，只有大哥读书读到高中。

“我是初三下学期就辍学了，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我想上学，但你想，家里有七个孩子，就靠着父母种那点地养活，多不容易。”

走出校门，崔淑芬和村里的人来到大庆的一家制砖厂，清地沟里的土，一天工资7元钱，干14个小时。

“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我是因为家里穷才辍学的，我自己挣钱，攒够了钱，我再回去上学。不管活多累，我都要干下去。”

但命运又一次将崔淑芬的希望击碎。

一次，由于疏忽，崔淑芬的手被卷入到传送带里，砖厂的活是干不了了，钱也没有挣到，崔淑芬只好又回到村里。

从大庆制砖厂回来的崔淑芬似乎已经臣服了命运的安排。但在她的内心里，另一种希望在萌生。

“我从小就爱写日记，几乎天天写，一天不写都睡不着觉。哪怕是任何事情

也没有，就只写个天气，我也要写。如果你问我，如何与文学结缘，也许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吧。”

“但那个时候写的东西根本算不上文学，就是瞎写，想写啥就写啥。”崔淑芬腼腆地笑着。

2018年1月31日，是值得崔淑芬铭记的日子。崔淑芬写的第一篇散文在一个公众号平台上发表了。

“那种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，这么多年了，就好像压在心头的一块千斤大石被移开了。”

崔淑芬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叫《黑子》。黑子是崔淑芬养的一条大黑狗。而写诗则是更为巧合的事情。

也是在2018年。

“那个时候，过年家家都买挂历，挂在墙上看日期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挂历上全是文字，一段一段的，也不知道是诗啊，读起来觉得挺有意思。”

“海子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是我读过的第一首现代诗，也就是这首诗带着我走进了诗歌的世界。”崔淑芬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将这首诗背诵下来。

也许是得到了海子的指引，崔淑芬的文学之路由此开始。

坎坷文学之路

生活中每一条路都崎岖不平，崔淑芬的文学之路亦是如此，可能更有过之。

19岁时，崔淑芬与同村的村民结婚。夫妻二人种了70多亩玉米和黄豆。

“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现代化啊，从种到收都是靠人工。一天下来，骨头都累得散架了。”除了种地，崔淑芬家还养了几十只大鹅，种完地，还要到村边的草甸里去放鹅。其辛苦可想而知。

“但我不怕，每天干完活回家，吃完饭，不管多累，我都要拿出笔和本写点东西。”

“我丈夫就说我，小学生都不如，都不知道‘的、地、得’怎么用还想写诗。”回想起来，崔淑芬自己都觉得很惊讶。

这个时候，崔淑芬认识了远在大庆市的语文教师张正军。

“张老师教了我两年半，从最基本

的开始，我就一点一点地学。我坚信，只要心中有梦想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崔淑芬眼中透出坚毅的光芒。

夏天的大草甸子上，崔淑芬一边放鹅，一边听课，一边在小本子上写笔记，全然不顾蚊虫叮咬。

“有一天，丢了几只鹅都没察觉到，到家后才发现，我和丈夫在草甸子上转了半天才找到。”

“还有一次，冬天坐在炕头上包豆包，我一边包着豆包，一边听老师讲解，竟然有十几个豆包没放豆馅就装锅里了。”

提起这些糗事，崔淑芬自己都笑出眼泪来。

2018年，崔淑芬担任一家网络平台黑龙江文学社的社长，用微信把全国各地的文友聚拢在一起，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崔淑芬和这些文友们互相学习，互相切磋，她的文学写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。

但在崔淑芬丈夫的眼里，小崔依旧是一个“不务正业”的农村妇女。

“写那玩意有啥用，不能挣钱，晚上点灯熬油的，还得搭钱。”

有一晚上，已经大半夜了，崔淑芬还在写诗歌。丈夫实在是气不过了，下地把电闸拉了。

丈夫一半是生气，更多的是心疼。

“你说，第二天还得起早铲地，你再熬一晚上，能行吗？”

“他把电闸拉了，我就用手电筒照明，接着写。”

辛勤的付出，给崔淑芬带来了回报。

现在崔淑芬已经是黑龙江省诗词学会会员，绥芬河市作协会员。作品登上《黑龙江日报》《绥化日报》《绥化晚报》《吉林通化日报》等，已经发表500多首诗词。

满目苍翠皆诗意

“崔淑芬在我们村里是大能人，看见啥都能写成诗。”邻居张树林说。

“西碱沟上的马蹄兰
散发着远古的清幽



江苏邳州农民画《水乡金秋》。

朱成梅 画

■灯下漫笔

□戴美帝

直不疑的“怪”

临习褚遂良《倪宽赞》法帖，让我对“汉兴六十余载”的著名历史人物很有兴趣，像霍光、赵禹、枚皋、公孙弘、赵充国、郑当时等；其中不乏一些怪怪的名字，如汲黯、卜式、金日磾等，查阅资料，了解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。近日翻资料，又看到一位名叫直不疑的大臣，顿时觉得怪出了圈。

更怪的是他的为人处世风格。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和东汉班固《汉书》都有记载：直不疑在汉文帝时期作郎官时，同住一室的两位郎官，甲因事回老家，仓促间错拿了乙的“钱包”，乙怀疑直不疑，于是直不疑“买金偿亡”。当甲从老家回来，将拿错的“钱包”还给乙，乙觉得瞎猜疑直不疑，很是惭愧！俗话说，身正不怕影子歪。直不疑当时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呢？怪哉！

还有，当直不疑的“高行”传到汉文帝耳朵里，文帝召见并提拔直不疑为太中大夫，同朝中的小人眼急了，便摇舌鼓唇，说直不疑跟自家嫂子乱伦奸好！面对这种恶毒的诬蔑造谣，直不疑只轻轻说一声“我乃无兄”，并不去据理力争，痛击造谣者，来洗清自己的“污名”。你说这怪也不怪？

细想来，其实也不怪。直不疑“买金偿亡”，是仁人之举，爱人之行。甲丢了金，不免心里着急火燎；乙已告归，又难免遭嫌疑、坏名声。只有直不疑“背锅”，方可两全——周全二人，这也是仁人君子的“权宜之计”吧。直不疑“不好立名”，即不怕污名化。最终，清者自清。

还有，直不疑被文帝赏识提拔，当即遭到朝廷中无耻之人的编排造谣，试图以“盗嫂”的“丑行”，抵消“买金偿亡”之“高行”。俗话说得好，雪消石头在，好人说不坏。直不疑只一句“我乃无兄”，去“盗”谁家之嫂呢？事实胜于雄辩，诚如老子所谓“大辩若讷”。

直不疑为官低调，不想立名，却青史留名；不事钻营，反而历迁高官。直不疑在汉景帝“七国之乱”时——“吴楚反时，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后元年，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，乃封不疑为塞侯”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直不疑死后被谥为“信侯”。尽管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均未记载，捏造直不疑“盗嫂”的小人是啥结局；然而，参照现实生活中，那些不择手段的追名逐利者，以及靠诽谤造谣“踩”人上位者，最终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你说这怪也不怪。

■人与自然

□富平

酸枣情缘

在太行山的植物王国里，酸枣树是最常见的野生灌木。它个头矮小，虬枝横生，壮硕的也不过指头粗细。其果皮薄肉瘦，核大仁小，酸多甜少。山里的大人孩子，不把它当树看，有唤“酸枣梭子”的，有喊“酸枣棵子”的，也有叫“葛针吊子”的。有人干脆视它为“废柴”，认为它不堪大用，只配插篱笆，当柴烧。

我生长在冀南平原，家乡的田野，一望无际。儿时，曾有山里亲戚逗我：你们平原人家户户住的地方不离，也没个沟沟坎坎参照，你出去玩，能找回自己家吗？正所谓缺啥补啥。家乡没有山，我从小就向往山。小学五年级时，学校组织支农活动，我首次与县域西部的太行山相遇，也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酸枣树。

当时，感觉酸枣树真是太可爱了。它简直就是迷你版的红枣树。不用踮脚举手，我就可以摸到它的树梢。它那带刺的枝叶迎风婆娑，红绿相间的酸枣清香诱人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葛针，摘下一枚酸枣，放进嘴里细嚼着，那味道，酸酸的、甜甜的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野生酸枣。

平原的孩子不得见酸枣，是因为平原土地金贵，勤谨的庄户人视土地为命根儿，容不得酸枣与庄稼争地，偶尔在地里看到棵野生酸枣，也必欲除之而后快。而大山里地广人稀，酸枣繁多，农人容忍它。因此，大山里的崖头、山脊、路旁、沟畔和地头，处处皆有酸枣树。大山也因为酸枣树的存在，而变得更加生机勃勃。

多年前，我调到平山工作后，有幸与酸枣树在几十年后久别重逢，这可能是一种缘分。几年的朝夕相处，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酸枣树，也增加了我对它的敬重。

酸枣、大枣同属鼠李科枣属植物，只因生长环境不同，兄弟俩才有了巨大区别。大枣幸运地生长在较为肥沃之地，越长越旺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。而长在贫瘠之地的大枣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千百年来，这些大枣树肯定经历了石多土少、干旱少雨、霜打雪压的环境，经历了烈日酷暑、骤雨浇身和森林火灾的考验，顶住了病虫害和动物啃噬，历经炼狱，才成功地将自己进化成了生命力顽强的“酸枣树”。

酸枣树根系发达，耐寒、耐旱、耐碱、耐瘠薄，萌蘖力强，尽管没人给它浇水、施肥，但不管在干涸的沙壤，还是乱石横生的峭壁，它都不惧艰难，落地随俗。只要春风吹到，就自管自地抽枝、散叶、开花，结果，延续着生命，美化着环境，以自己弱小之躯担负着防风固沙、改善生态的重任。

听平山老人们说，酸枣对人类有恩。因为大山里的酸枣是无主之果。无论是谁，想摘就摘，想吃就吃，饥渴时可解一时之需。历史上闹灾荒，人们就打下酸枣晒干，在碾子上碾碎，用细筛滤过，掺上糠皮、杂粮面粉做成炒面或枣糊枣馍果腹。它还可以加工成酸枣面，用刀子切片豆腐一样切一块吃一块。我小时候，曾从货郎担上买过酸枣面，越酸越吃，直酸得咝牙咧嘴。去年，在石家庄街头，我偶尔遇见一位卖酸枣面的商贩，特地买了一块，试图品出过去的滋味。

除了惠及人类，酸枣还惠及鸟兽。寒冬来临，场光地净。那些挂在枝头未经采摘的酸枣，那些遗留在石缝中、草窝里的酸枣，就成了喜鹊、松鼠、野兔等鸟兽们的救命之食。

酸枣仁是一味中药，有定心安神作用，可以治疗心烦失眠和神经衰弱，被誉为“东方睡果”。近些年，一些医药企业大力开发酸枣的医用功能，从而大量收购酸枣，使“酸枣仁”的价格，蹭蹭噌往上翻。小小的酸枣树，成了一些人眼中的“摇钱树”。有的拿棍子使劲敲打酸枣树，有的干脆砍下挂果的枝桠，有的甚至用电锯将酸枣树齐根锯走……山里的老农感叹地对我说：“这酸枣树伤了根，就像人伤了心，几年内也缓不过劲来。”

酸枣树是植物界有名的“刺猬”，它的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。为防止人类伤害，它想方设法长在悬崖峭壁处；为防止牛羊啃食，它长了直刺长弯刺。尽管它张牙舞爪，积极防御，但在人类面前，它毕竟是弱者。愿采摘者能手下留情。

■品味乡村

一次北京昌平农业“嘉年华”之行，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印象。

当初，接到作协领导的电话通知时，对于农业“嘉年华”还有多少疑问，农业能搞出个什么花样儿，还值得请一干作家去看一看？

然而，当在细雨霏霏之中走进昌平农业“嘉年华”展厅，这满眼绿色令我应接不暇，犹如置身于一幅偌大的油画之中。那青翠欲滴的黄瓜上还顶着黄色的花朵，鲜红的西红柿上还有水珠在跳跃，彩色的柿子椒仿佛给你扮着鬼脸，还有那正在吐着粉红色须子的玉米透着一种少年般的朝气。

堆积如山的生姜和呈何状在眼前铺开的数不清的金黄色南瓜，让不少人顿生疑惑，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好奇的游客人为了一辨真假，竟相上前用手触摸。

棉花，是锦葵科植物。我对棉花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我家二十多亩地几乎一半用来种棉花了。棉田需要农民们好好伺候，锄草、打药、掐花尖、掰花杈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然而今天，眼前的昌平农业“嘉年华”展厅，却给我一种全新的感受。在棉花展区，看到不仅有棉花刚刚冒出皮时嫩绿的苗儿，还有正在盛开的棉花。那洁白的花朵把棉桃拱开，柔软的纤维挂在棉花枝头上，好像在骄傲地向人们炫耀自己。当然，这里还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棉花品种，五色棉、长绒棉、短绒棉、细绒棉和粗绒棉等，应有尽有，简直就是棉花的盛会。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，在棉花展区还有受邀而来的纺织工匠。这些南方黎家妇女打扮的纺织娘，有人在纺线、有人在织布、有人在给纺好的棉纱上浆。你看，随着她们手中织梭飞舞，五彩的土布慢慢地地在织布机上延伸开来，仿佛把你带入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境地，也让你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远离都市尘嚣，远离钢筋混凝土居所的农耕生活，是那么安逸、悠闲！

草莓采摘区更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去处。一栋又一栋的草莓大棚在昌金路沿线排列开来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走进大棚，只见脚下绿色的草莓像一张绿色的地毯铺向大棚的尽头，空气中弥漫着草莓特有的香甜味道。一垄垄的草莓生机勃勃，好像在热情地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。在翠绿色的叶子下面，挂满了鲜艳熟透了的草莓，若隐若现，好像在与游人捉迷藏。当大家听到种草草莓的人说这里的草莓无污染、无公害，不用洗可以直接食用时，人们顿时少了平时的斯文，也顾不上往草莓盒子里装了，就地品尝起草莓来。据介绍，昌平种植草莓的自然环境优越。这里光照充足，气候适宜，土壤肥沃，水资源丰富。因此，这里生产的草莓果型周正，味道香甜，产量很高，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北京甚至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采摘。

在昌平农业“嘉年华”活动上，延寿镇生态观光谷旅游也让游客流连忘返。该镇的板栗、核桃、柿子和栗蘑被称为“延寿四宝”，尤其是板栗树下种植的栗蘑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味道，不仅是宴席上的山珍，更具有保健和药用价值。因此，我在活动问卷调查表上，在“印象深刻”一栏写道：农家午餐待游客，延寿栗蘑有特色；天然食材品质好，绿色发展前景阔。

难怪，一位著名诗人扬言退休后，也要找一块地去种。都市观光农业前景广阔，现在当个新型农民多么自豪和幸福啊！听说昌平举办农业“嘉年华”以来，吸引了很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纷至沓来。

走近观光农业

□马克

■幽默小品

“纯天然”人才

□苏应纯

表姐住在郊区，以种菜为生。长期困在城市钢筋水泥的“树林”里，我尤其羡慕表姐家那片绿油油的菜园。节假日，我总喜欢带儿子去表姐家，在尽情欣赏郊外美丽的田园风光之余，还能到菜园亲手摘新鲜蔬菜，真是痛快极了！

前不久，表姐兴冲冲地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她们村里准备筹办一家饮料公司，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招聘员工呢！她打算去报名，平时上班，空闲种菜，多好啊！

“报名的人多吗？”我问表姐。

“多啊，虽然只招30人，但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，还有不少大学生呢，竞争可大哦……”表姐答道。

“你有什么优势呢？”我不无忧虑地问。

“当然有啊，我天天在菜园里忙碌，与绿油油的蔬菜打交道，我可是真正‘纯天然’的绿色人才哟……”

■诗词歌赋

丰收的田野

□卢健生

和黄金相提并论的是稻浪
和高粱相提并论的是稻穗

被太阳抹黑的皮肤
晶莹透亮。伟岸的身躯，亲吻大地
田野由绿变黄，由拔节到成熟
由微小到盛大，五谷蜕变的壮阔

远处的群山，已是橙黄橘绿。清风
送来阵阵果浆的芳香

你挥舞银锄
像要建设一个新世界

在你流淌的汗水里，泼墨
一片绿水青山

故乡不曾走远

□文博

故乡很远
母亲住在村子里
想起母亲故乡就向我走近
每次抬头望月亮
母亲就来到我眼前
父亲也从山坡的土堆里回来
他的那头老黄牛拖着车
载满沉重的岁月

乡愁，随光阴
延伸着，悠悠的心事
让故乡长成了山路两旁稻穗响动
其中有父母喊我乳名的声音
我思乡之情陷入泥土里
鬓发也长出了苦辣花的雪白